

《入中論》破真實有和 自性有的探究

——以幻事喻、繩蛇喻、色盤喻說明

／林崇安

一、前言

爲了闡述深奧的義理，佛法的經論上常用譬喻來解說。「真實有」和「實執」、「自性有」和「自性執」，是探討法無我、人無我（此處將補特伽羅，簡略爲人）時，所必須掌握的核心觀念。此處先依據《入中論》的「幻事喻」來說明中觀宗自續派所破的「真實有」和「實執」；接著以「繩蛇喻」來說明應成派所說的「唯以分別安立」和所破的「自體有、自相有、自性有」，最後以三色盤作譬喻，釐清中觀宗應成派所破的「自性有」和「自性執」，同時確認「以心增上安立」和「唯以分別安立」的意義。文中的引述是以宗喀巴大師的《入中論善顯密意疏》（略稱《密意疏》）作依據。

二、中觀自續派的幻事喻

爲了確認中觀宗自續派所破的「真實有」與「實執」，要先理解「以心增上安立」或「不以心增上安立」的差別。今先以「幻事喻」來說明，《密意疏》說：

「欲知何為『以心增上安立』或『不以心增上安立』為有，由彼幻喻即易於了知。如幻師變木石等為象馬，即彼（a）幻師與（b）眼識迷惑的觀者及（c）眼識未迷者的三人中：（a）初唯見為象馬，而不執為象馬。（b）第二類人，既見且執。（c）第三類人，象馬的執、見俱無。……故約此義，

可安立幻材（木石）現為象馬：（a）約幻師言，於錯亂心如是顯現增上而立；非如是立而由幻材（木石）的住理增上而立則非也。（b）約觀者言，則不知所見象馬是以心增上安立，反執於彼顯現處確有合乎義相的象馬存在。」

以上這個「幻事喻」是一非常重要的譬喻，釐清其意義才易掌握自續派所常說的「以心增上安立」。在這幻事喻中，（a）幻師認爲：所見象馬是以心增上安立，不是於事義的住理中有，幻師雖看到象馬，但是他自己知道這不是真的象馬，所以是「以心增上安立」。（b）眼識迷惑的觀者只看到象馬，認爲：所見象馬是於事義的住理中有，這意思是說，所看到的是存在於對方的真的象馬（於顯現處，確實有合乎義相的象馬存在），而不是自己眼識迷惑所得，所以稱作「不以心增上安立」。只有第三類人（眼識未迷者），完全看不到幻現出來的象馬，因而不會有象馬的執著。接著將譬喻結合佛法的義理來說，《密意疏》說：

「如同眼識迷惑的觀者，諸有情類見內外諸法顯為『真實有』，不是於心顯現增上所安立，而是於諸法的住理中有，如是執，是無始傳來的『俱生實執』。……不是於心顯或以心增上安立，而是於事義的住理中有，即是真實有、勝義有、真正有；若執彼，即是『俱生實執』。」

此處出現自續派所說的「真實有」、「俱生實執」。自續師說，幻師清楚地知道，幻的象馬不是真正的象馬，是以心增上安立，因而不是真實有。眼識迷惑的觀者認為這象馬是真正的象馬，不是以心增上安立，是於諸法（此處是存在於對方的象馬）的住理中有，是貨真價實的象馬，是「真實有」，並且對之產生執著，這種執著就是自續派所說的「俱生實執」。自續派認為修行時所要針對的就是「俱生實執」，所破的就是「真實有」，修行者以止觀雙運現觀真實性時，將看到一切法不是「真實有」，《密意疏》說：

「若時生起根本無分別智，一切二顯於彼皆滅，此如眼識未迷者之於諸幻相，見、執二者俱無。」

此時根本無分別智所看到唯一對象就是真實性，就是「一切法不是真實有」，就是自續派所說的法無我、法我空，此時沒有出現能所的「二顯」。這是上述幻事喻的第三類人（眼識未迷者），沒有看到幻的象馬，因而完全沒有象馬的執著。《密意疏》評說：

「此自續派所安立者，若以應成派觀之，則彼執所破之心，猶覺太粗，仍不是『最細的俱生實執』。」

自續派所破的「真實有」和「俱生實執」，在應成派看來，仍嫌不足，因為自續派還主張一切法是從自方存在，《密意疏》舉出「從種生芽」的例子來說明：

「雖以心增上安立『從種生芽』，與『自方存在的芽，從種子生』，並不相違，如同『從幻物的自方現為象馬』。」

自續派主張一切法都是從自方存在，例如，從自方存在的種子，生出從自方存在的芽。以心增上安立的「從種生芽」與「從自方存在的種子，生出從自方存在的芽」，並不相違，就好像「幻物的自方現為象馬」。幻師知道象馬是以心增上安立，但是認為幻材和幻的象馬都是從自方存在，這是自續師的看法。應成師認為「一切法不是從自方存在」，種子、芽、幻材、象馬都不是從自方存在，執著「一切法從自方存在」才是「最細的俱生實執」，這種執著也就是自性執、自相執。應成師認為修行時所要針對的就是這種自性執、自相執，所破的就是「從自方存在」、「自性有」、「自相有」。

三、中觀應成派的繩蛇喻

為了確認中觀宗應成派所破的「自性有」與「自性執」，要先理解「唯以分別安立」這一術語的意義，《密意疏》說：

「如同於繩上安立為蛇，由彼之雜色盤伏與蛇相似，若於境不明而現，便於彼繩起『此為蛇』之想。爾時，繩的總體與一分，都無少分可作為蛇的事例，故『彼蛇唯以分別安立』。同理，依於諸蘊起『我』想，然於諸蘊，若前後相續、若某一時的總體或一分，全無少分可作為『我』的事例。離蘊分及有分之外，亦無少分體性相異的事由，可安立為『我』者，故『彼我唯是依蘊以分別安立』，而無自體性。」

此處以「繩蛇喻」來說明「唯以分別安立」的道理，觀察者於光線不足之處，將繩看成蛇，對觀察者而言：「此蛇唯是依於繩以分別安立」，配到法

上，眾生都有諸蘊，對觀察者（眾生）而言：「我唯是依於諸蘊以分別安立」，此處生起「蛇」之想，是依緣於繩和觀察者；生起「我」之想，是依緣於諸蘊和觀察者，所以是一種相待的關係且離不開觀察者，繩、蛇、諸蘊和我都不是從自方存在，都不以自體性存在，都不是自性有，都不是自相有，因而也都是「唯以分別安立」。所以《密意疏》說：

「若善了知以上諸義，則善知一切諸法皆是須『從依建立』、『從依安立』、『唯從依而生』，故皆以自體性無；及無有不依他名言增上安立的自在體性；以及隨立何法為有，皆是不尋彼安立義。」

「（一切）唯由名言增上安立為有，若執非如是有，即是真實有、勝義有、真正有、自體有、自相有、自性有的俱生執。」

應成師認為一切法都是從依建立、從依安立、唯從依而生，都不以自體性存在，都是唯以分別心安立，都不是從自方存在，都不是自性有，都不是自相有。若執著一切法不是唯以分別心安立，就是「真實有、勝義有、真正有、自體有、自相有、自性有」的俱生執著，這是「最細的俱生實執」。應成師認為修行時所要針對的就是這種俱生的執著，所破的就是「從自方存在」、「自性有」、「自相有」。《密意疏》說：

「中觀自續派雖於所知不許真實有等三，然自體有、自相有、自性有等三，則許名言中有，此於暫時未能通達最微細的真實性者，實為引導證彼的大善方便也。如是當知，諸法體性若不依他名言分別，非由依他分別增上安立的自性，即所破的『我』。此我於所依（事）補特伽羅上非有，即

『補特伽羅無我』；於眼、耳等法上非有，即『法無我』。由此間接可知，若執彼自性於補特伽羅及法上有者，即二種我執。」

此處指出，自續派的主張「於名言中，自體有、自相有、自性有」是引導進入應成派的一大方便，並指出應成師所破的「我」是指「自性有」（以及自相有、自體有等）。人不是自性有，就是「人無我」。眼、耳等法不是自性有，就是「法無我」。執著人是自性有，就是「人我執」。執著眼、耳等法是自性有，就是「法我執」。這就是應成派的不共思想。由於這一思想不易理解，所以才有上述的譬喻作說明，《密意疏》又說：

「瓶等諸法以分別安立之理，雖與繩上安立蛇相同，然瓶等諸法與繩上之蛇二者，為有、為無，及有無作用等，則極不相同，因為彼二之須否名言決定，以及立出名言有無妨礙等，一切極不同故。」

此處應成師依於諸蘊以分別安立人（我），依於瓶體等以分別安立瓶，雖相同於依於繩以分別安立蛇的安立方式，但是人、瓶有其實際的作用和功能，而繩上安立的蛇就沒有蛇作用和功能，所以極不相同，也可知此一「繩蛇喻」並不是很理想，所以下我們舉出「色盤喻」作進一步說明，來理解應成師和自續師的差異見解。

四、以色盤喻來看中觀宗的所破

為了釐清實質有、真實有、自性有、從自方存在、以心增上安立、唯以分別安立等重要觀念，今從科學的角度，以旋轉的三色盤作譬喻來說

明。三色盤是在圓盤上分成三個扇形區域，分別貼上光的三原色：紅色、綠色和藍色。當三色盤快速旋轉時就呈現出白色的圓盤。針對這一現象，可以配合佛教不同的宗派思想，作不同層次的解說。

(一)「自續師」看到旋轉的白盤和靜止的色盤後：

(a) 認為靜止的色盤是「實質有」，紅色、綠色和藍色各有各的質料。旋轉的白盤不是「實質有」而是「假有」，假必依實。

(b) 認為白盤不是「真實有」，認為觀察時，所觀察到的「白盤」，只和觀察者這一方有關，是完全來自觀察者的「視覺暫留」，猶如戴著有色眼鏡來看事物一樣，稱之為「以心增上安立」，但是觀察時並未影響到對方（色盤本身）。同理推知，色盤的「各色」，也不是「真實有」，也是「以心增上安立」。

說明：自續師知道白色的出現，不是來自轉盤自身的性質，是由於觀察者自己眼睛的「視覺暫留」的結果，因而一切法都是「以心增上安立」，都不是「真實有」。白盤是以心增上安立的意思是：白盤不是於事義的住理（色盤本身的性質）中有。但是自續師不知道在觀察對象時，必會或多或少影響到對方，誤以為對方可以純客觀地存在而完全不受影響。

(c) 對白盤的理解：（以牛頓的眼光來看色盤，站在巨觀的角度）認為「白盤本身」不受觀測者影響，有從自方存在的性質，是一純客觀的對象，是從自方存在，是「自性有」。同理推知，「色盤本身」也是從自方存在，是自性有。自續師認為，對沒有「視覺暫留」的人而言，所看到的是轉動的三色盤而沒有白盤的出現，而三色盤本身還是不受觀測者影響，是從自方存在。

(二)「應成師」看到旋轉的白盤和靜止的色盤後：

(a) 白盤不是「實質有」而是「假有」，同理推知，色盤的紅色、綠色和藍色也不是「實質有」而是「假有」，假依於假。

(b) 認為白盤不是「真實有」，（同理推知，其組成的各色也不是「真實有」），所觀察到的現象（白盤）和觀察者有關，也會影響到白盤，所觀察到的白色是來自觀察者的「視覺暫留」，且此觀測結果是經由影響對方後才得到，稱之為「唯以分別安立」。同理可以推知，色盤的「各色」也是「唯以分別安立」。「唯」只是否定從自方存在，否定自性有。

(c)「應成師」對白盤的理解：（以波爾的眼光來看色盤，站在微觀的角度）認為「白盤本身」必受觀測影響而有或大或小的改變，沒有純客觀，沒有從自方存在的性質，是唯以分別安立，是「自性空」。同理推知，「色盤本身」也不是從自方存在，是自性空。對沒有「視覺暫留」的人而言，所看到的是轉動的三色盤而沒有白盤的出現。

五、總結

以上以幻事喻、繩蛇喻、色盤喻來說明中觀宗自續派和應成派的所破並釐清「以心增上安立」和「唯以分別安立」的意義。以色盤喻可以具體理解中觀宗應成派所破的實質有、真實有、自性有、從自方存在等。由於諸法是從自方存在（純客觀，觀察不影響對方）或不是從自方存在（沒有純客觀，觀察會影響對方）是二種不同立場的基本觀點，誰是誰非，今日只有靠科學實驗來檢驗，結果，科學支持後者，認為觀察者必會影響被觀察者，沒有純客觀的存在。而中觀應成師的實踐方式則是：以無

漏根本智來照見人的身心五蘊，將看到越來越細的緣起，於色身觀察到微塵或基本粒子後，再往下看到有為法的「緣起」，接著悟出自性空；於心

識觀察到剎那心後，再往下看到有為法的「緣起」，接著悟出自性空，如此現觀微細的緣起無我並洞見諸法都不是從自方存在。

